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欒城集卷四十五 四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邢熾

欒城集卷四十五

宋 蘇轍 撰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八首

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劄子

臣近奏乞脩完弊政以塞異同之議其一謂諸州衙前

臣請先論今昔差雇衙前利害之實蓋定差鄉户人有

家業欺詐逃亡之弊比之雇募浮浪其勢必少此則差

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鄉户必有避免糾决比至差定州縣曹例乞取不貲及被差使先入重難若使雇募慣熟之人費用一分則鄉差生踈之人非二三分不了由此破蕩家産嘉祐以前衙前之苦民極畏之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雇募情願自非慣熟必不肯投州縣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當動知空便費亦有常雖經重難自無破産之患此則雇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業單薄侵盗之弊必甚於鄉差熙寧以來多患於

此此則雇衙前之弊也然則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雇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無法可救若雇法必用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三大户外許免其餘色役令若許雇募衙前依昔日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人户誰不願投諸州衙前例得實户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竊謂雖三代聖人其法不能無弊是以易貢為助易助為徹要以因時施宜無害於民而已今差法行於祖宗雇

法行於先帝取其便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變法之比也謹具條列如後

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勑諸路衙前規繩令逐州當職官員體究利害委是難以招募處即以舊支雇食錢參酌量添入合銷重難分數勾集衆參定優重之實申轉運司審察施行訖保明申戶部點檢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勑應投明衙前並依舊與免本

戶色役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勅諸處鄉戶衙前役滿未有人抵替者並且依見行招募法雇支工食酬錢如願招募者聽仍依條與免本戶身役不願招募者速招人抵替十月一日勅除去役滿二字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勅諸路監司勘會衙前有招募未足去處躬親與當職官員同共體究利害如委有妨害事節及優重未均或合以舊支雇

食錢添入重難分數並依五月二十八日敕命指揮勾集衙衆參定一面施行訖修入衙規仍分明曉諭限半年招募人投名替放鄉差人户了當如限滿尚有不足去處即具的實事由申户部看詳施行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敕諸州衙前投明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雇食

支酬錢即全行支給却罷差充其投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户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即許計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免放

臣看詳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所定衙前條貫頗已完備亦近人情只縁諸州召募未足見在鄉差衙前不得替罷議者特以為言即議改更却行差法臣嘗略聞建議大意止謂雇人不足良由人户

欲要高價不肯投募以俟添錢故令投募者並得
雇食支酬等錢而被差者一錢不得為此誘脅之
術欲使招雇得行然不知州縣官吏利在差人向
者法不得差故勉行雇法今既立差法差人既足
雖有雇法其勢必不行矣臣以為將錢雇人正如
出錢買物錢物相當理無不得縱使一人欲要善
價餘人安肯坐而待之哉彼誘脅之術蓋商賈小
數不足為朝廷大法也今者已行此法其事可驗

大抵欲榷之心無由復得而已差之勢遂不可回加以賣坊塲錢自此有入無出差人既依嘉祐而支酬不復其故萬口怨咨皆言朝廷直取此錢欲作他用本求利民之譽更得剥下之謗此最立法之病也而况長名衙前若免户役之費動累百千今每歲止免二十千彼亦何賴於此乎况非見納役錢人户又須取之他人收索之間必不便得訴訟之端由此必甚凡此皆非所以便民也臣今欲

乞應招募衙前並依上件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條貫其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勑更不施行其招雇未足州郡所差鄉户且令依舊招募候招募到從下户先入役者替放與折當合入役次仍令諸州軍所定衙規比元豐年雇食支酬錢數别無增添者監司不得曲加問難蓋元豐以前屢經裁損縱有些小優潤數亦不多所貴民間易為應募仍限指揮到日限半年依前指揮保明申户部

貼黄户部近乞銜前依舊鄉差比雇役銜前支五分雇食支酬錢臣謂官自有坊場錢可以支雇必不以減半為利而民間不免差役之害不若以錢雇人仍免户役可得實户之為利也
元祐四年五月十一日勑諸路收到助役錢只許支充應係補助役人費用不得別將支用候歲終除支外尚有寛剩錢數令封樁户房置簿候諸路逐年申到數目揭貼仍令户部指揮諸路提刑司依

封樁錢物法條式施行歲終具帳限次年春季申

戶部繳申尚書省

元祐四年六月九日勑坊場錢並依上件助役錢巳

得指揮令封樁戶房一就置簿揭貼

臣看詳諸路坊場嘉祐以前並以支酬長名衙前熙

寧以後並出賣得錢為雇役衙前雇食支酬之費

未有以供他用者也至於人戶所出役錢本以補

助戶少役多縣分雇募役人亦非國家經費所入

之數今自二聖臨御改更宿弊大抵皆是捐利以予民而獨於衙前坊場及人户助役支用之餘收拾封樁以充朝廷緩急之用民愚無知但見損下益上非已之利必致怨謗況所雇衙前錢數一定無復減損而坊場敗折所入淨利有減無增人户色役頻煩日益不易若亟收羨數不以及民必失民望臣觀此法止是官吏以聚斂為功欲因增羨覬幸酬賞而已非二聖仁民愛物之意也臣今欲

乞一皆仍舊只以准備補助役人若欲歲知其數宜令提刑司申上戶部右曹置籍揭貼勿申都省充封樁錢數以解天下之惑且使衙前役人兩得足用

其二謂諸州縣役人臣前已具論差雇役人利害以謂差役之利利在上等下等人戶而雇役之利利在中等既利害相半則兼行差雇為利實多然則祖宗舊法與先帝近制要為皆有所去取唯當問人情之所便更不

當以新舊彼我爲意有所偏系也臣觀前後役法皆由
臣僚意有所執或自前曾經議論欲遂成其說或見今
觀望上下有所希合致令所立之法不得通濟謹具條
列如後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勑官户等助役錢逐州
除依條支用外以實數十分量留一分准備其餘
錢勘會管下諸縣合役空閑户不及三番處將州
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招募抵替鄉差人户

元祐三年五月十五日勑役錢除令招募役人支使外有寛剰錢數許一路通那支用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勑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其餘應係合差州役人年滿本州於替期前行下合干縣分差充本縣先於本等内揭簿定差如無空閑及三年户即於次等差及無空閑及三年户本縣方具目今未有可充役人户保明申州支錢雇募

臣看詳三番之法似疎而易行三年之法似密而難
用何者人戶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丁口進減及充
役年限久近率皆不齊而槩言三番此所謂似疎
也然而逐等合役人數若干可役人戶若干揭簿
可指自非造簿别無增減逐縣先供番數在州遇
州役有闕當差當雇不待下縣州自可見人戶晏
然不知而胥吏無以寒熱此所謂易行也州役有
闕每須下縣數實無空閑三年人戶然後得雇此

所謂似密也然每有一闕縣吏得以起動人户雖空閑未及三年非賄不免雖已及三年得賂或止加以三番之法本約六年以來今無故輙減其半民情不恱此所謂難行也臣今欲乞復行三番舊法仍約定每番止於二年及令人户逐等各計番數不用本等不足即差次等之法蓋所以優狹鄉也使寛鄉雖閑得六年以上而法不禁狹鄉雖閑止三年以下而民不怨則善矣又臣以為助役錢本出於民除留准備一

分外當盡用雇役以助民力葢取之於民而還以為民民情乃悅今此法許以雇州役而不及縣役若役錢不足則已若役錢有餘而止雇州役非通法也臣竊見梓州路轉運副使呂陶奏朝廷立法既令空閑户不及三番處並雇州役則是欲減合差之役令人户空閑須及三番今除已雇州役外尚有空閑不及一番兩番三番處即差役年辰愈近民力愈不易理合將助役錢為雇縣役令人户

空閑及得三番則法意均一民力寛舒本路年收助役錢四萬四千四十貫有零除當留一分及雇募州役外尚餘寛剩錢三萬一千一百一十貫有零今若更將一萬二千五百五十貫有零雇上件不及三番以下縣役尚有寛剰一萬八千五百六十貫有零委是不致妨闕又如陜州呂大忠奏陜州所統七縣除夏縣外大縣户少役多且以平陸一縣言之每揭簿定差本等不足須及次等又不

足則迤邐償那遂至下等縣役既無指定空閑年月之文役滿遇闕便即再差則上戶無有休息若稍寬上戶則下戶反應重役臣自到任以來訪聞役法未便士莫不竊議於其家農莫不竊議於其野人人共知而州縣觀望惟務遷就庶幾推行而終有窒礙乞下有司早議成法臣詳觀大忠之言雖不陳措置之方大約與呂陶之意不異訪聞諸路事體大略亦與二人所言不殊臣欲乞諸路役

錢除通那支雇不及三番處州役外仍許通那支雇不及一番以上縣役令人户皆及三番而止其錢少路分則隨錢所及而止臣嘗謂畿内天下根本其民與外道均出助役錢止以雇法止於州役遂使畿内人户出錢而不得雇役反不及諸路之優今若通雇縣役則畿内之民與諸道均被其賜此又均一之一端也

貼黄户部見立法諸州助役錢留一分準備外盡

數支雇州役此法比舊雖已甚寛然臣謂不限不及三番然後許雇即寛鄉愈寛而狹鄉自狹未若限以不及三番通雇州縣役之為均也

元祐差役勑人户差役除耆長户長壯丁須正身充役其餘公人如願雇人充代者並許任便選雇經官陳狀委保替名祗應其雇直錢物聽私下商量

臣看詳元豐以前官雇役人皆有定下錢數不至過多今既行差役法仍許所差之人不願身充亦得

雇募葢所以從民之便也然私下雇人為弊不一或官吏苛虐必使雇募某人或所雇頑狡百端取其雇直官中所使要以皆非稅户正身而横使民間分外靡費雖條約頗嚴然州縣施行豈得如法其弊終在見今州役如承符等皆官自雇人至於縣役必使民間自雇議者之意但欲茍存差役之虚名而不顧民間之實病非通法也臣欲乞應州縣諸役所差人如欲雇人並許依元豐以前官雇

錢數納錢入官官為雇人一如舊法據前後臣庶

上言乞行此法者非一乞令户部檢會足見人情

共願非一人私說也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勑諸縣空閑户不及三

番處將州手分招募抵替鄉差人户

元祐三年五月十六日勑州手分不以諸州空閑户

及與不及三番處並召募替放鄉差人户

元祐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都省批狀據户部狀契勘

朝旨州手分係差到人並許支錢招雇抵替外有係投名舊人願住即不該支給雇錢檢會前後累據京東京西淮南路轉運并京東京西河北利州河東路提刑司及環復密濟黄滑唐陳鄧鄭秦瀛定州河陽潁昌府各申陳據舊吏人詞訟不請雇錢事理不均勘會諸州吏人除江南東西兩浙福建廣南東西路已有投名人數足外餘路逐州軍有投名不足抽差人數盡鄉村人户素多不閑書

筭不諳公家行遣次第於應役之際惟憚差充人吏其兼〈衆〉符散從官之類只是身自出力可以自充是致無投募手分處惟手分最為重役本部今相度諸州吏人除自來已有人投名數足處外應有抽差人數見行雇募處並以見支雇錢裁減均那不限新舊人並行支給如委的數少向去招募不行即從本州當職官員參酌窠分繁簡相度量添即不得過舊日募法雇直之數仍開具立定所支

錢數案分等第則例保明申提刑司審察詣實指
揮施行若助役錢有闕剩即從本司通一路移那
應副指使候施行訖依此開析保明申户部點檢
狀後批勘會昨户部申請乞以招募投名人分數
支給食錢尚慮不均別有弊倖今來却乞不限新
舊人一概並行支給比前申請尤更僥倖七月七
日根送户部子細看詳合如何立法得為允當及
可以情願使人投募具狀申尚書省者本部勘會

諸州軍吏人見今有招募數足又有招募不足去處及舊人投名不支雇錢投名替鄉差人即支錢逐處申陳不一即未審諸路逐州軍的實利害因依今欲乞下諸路轉運提刑司契勘委自逐司子細體究詳具逐州確實利害因依仍相度合如何措置施行具詣實保明事狀連書申部候到類聚參較別行立法申都省候指揮狀後批七月二十七日送戶部依所申

臣看詳四方風俗不同吳蜀等處家習書筭故小民願充州縣手分不待召募人爭為之至於三路等處民間不諳書筭嘉祐以前皆係鄉差人户所憚以為重於衙前自熙寧以後並係雇募雖不免取受然非雇不行今朝廷役法兼行差雇苟有錢可雇其義當先雇役之重者今三路等處實以州手分為重則雇役之所當先也然近法雇州手分止於替鄉差其非替鄉差者皆不得雇夫所謂非替

鄉差者皆舊人職名已高或本是税户苟欲免役者也若使所職輕重一般而有禄無禄頓異人情不安必有辭罷者矣縱不辭罷將來老疾事故無願投者必不免雇故不若早立一法均行雇募之為善也且民間諳習書筭行遣之人除投充手分之外其實亦無他業不為手分亦將何為今但比元豐舊法量支役錢理無不至詳觀前件户部所陳詞理已盡朝廷抑而不用實為未便自令諸路

相度以來畧無報應足見於户部所請之外别無可擘劃矣臣欲乞指揮三路等處州手分除招募巳及九分外餘並比元豐舊支雇錢分案分輕重量加裁損立定錢數召募施行餘依户部前來所

請

貼黄朝廷向申明授名州手分非替鄉差不支雇錢因令州役承符人等非替鄉差亦不得支今州手分既不分新舊一例支錢則承符人等亦當如

此

右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獘政如青苗市易保甲等事一皆剗削而天下卒無一人以為非者至於改募役為差役建議之始異論已多逮今五年終云未便葢事之當否衆口必公雖古聖人孰敢違衆故臣願朝廷採此衆志立成定法臣昔於元祐三年任户部侍郎竊見朝廷始議兼行差雇二法使天下以六色助役錢雇募州役是時特出朝旨不問有司斷然必行已而衆皆

稱便何者非常之原凡人不曉或暗昧不矚至理或偏係不肯公言竢其同心事何由濟故臣今所言欲乞出自聖斷與大臣熟議如有可採依三年例斷而行之所貴天下之民速蒙利澤不然使中外雜議動經歲月大法無由得成而民被其害未有已也臣不勝區區不知言之煩瀆死罪死罪取進止

乞再舉臺官狀

右臣等近准敇舉岑象求趙屼充臺官已蒙聖恩除象

求殿中侍御史竊見本臺兩院官共六員分領六察皆得言事元祐之初朝廷急於求治臺中闕員略無一二四方觀望皆知陛下勤於聽納爭效悃愊以補萬一今日監察御史併闕四員雖聖明開納之意無損於前而員闕不補中外疑惑今六曹寺監雖復閑地每遇有闕猶未嘗不補况於人主耳目所係至重自非諱聞直言及有所壅蔽而聽其久闕實非治世之事也况六察所治事務不少若稍有弛廢則寃抑者必衆亦非先帝設

官之本意也伏乞特出聖旨下本臺及兩制分舉八員
陛下擇取四人用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招求忠言與
昔無異不勝幸甚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改舉臺官法劄子

臣伏見唐制御史屬官皆大夫中丞自舉及本朝舊法
亦皆丞雜及兩制舉人葢以人主耳目之官不欲令執
政用其私人以防壅蔽近自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
指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序實

歷一年以上人自是以來雖時復令本臺及兩制舉官而終無一人應格可用何者士自選人改官經兩任知縣一年通判若稍有才名多為朝廷擢用其餘碌碌無取難以復堪臺官雖或間有沉淪未見知賞然葢亦已少矣今法限取此人已傷苛細而又緣此祖宗舉臺官舊法久廢不用而執政以意選用舊人之例遂以成風近日雖聖意開悟復令臣等舉官然弊法尚存方人物衰少之時實患難以應法伏乞檢臣前奏稍改近制令

臺官得舉升朝第二任知縣及通判以上各半若謂知縣資淺乞依尚書侍郎例許權監察御史所貴稍存祖宗故事不至執政自用臺官雖方今君臣相信法度可畧而朝廷紀綱不可不經久遠臣職在臺長臺中典章義當固守取進止

論用臺諫劄子

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葢人君居高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絶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無

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内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禀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為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自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重慎羣臣得對於前者惟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事其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

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陛下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觀之則其邪正向背槩可見也昔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羣臣莫敢盡言惟劉向王章力言其惡無所顧避皆為鳳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繼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封論事欽等所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此直言不聞漢以不競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惟有臺

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取進止

乞罷脩河司劄子

臣伏見大河北流經今十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汎溢孫村地形低下漲水東出因此張問等輩欺罔朝廷建為回河之議自此北京生靈懐魚鼈之憂日夜為遷徙之計監司守臣及勑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亦知其

難矣而去歲八月宣德郎李偉輒敢獻言欲閉塞北流回復大河力排衆議侥倖萬一私覬功賞朝廷為之置修河司調發民夫剗刷役兵差文武官吏收買梢芟百廢並舉河北京東西路公私為之騷動萬口一詞知其無成上賴陛下聖明照知利害然猶未能盡罷其役始令且開減水河次因旱災令權罷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罷李偉仍提舉東流故道後因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勑命尋奉四月五日聖旨李偉差遣後過漲

水檢舉取旨臣訪聞是時大臣面許陛下竢求得一人可代偉者即令偉罷去夫偉以欺君動衆害及數路據法當即日誅竄以謝天下今乃遷延至此况有前件聖旨必非虛言理當檢舉施行以信大臣前說今漲水巳退而偉終不罷據今月三日聖旨止是依吳安持等所請候霜降水落從北丞司相度將梁村口至孫村河身内妨礙處取豁壁掠候氷凍消釋相地形順便隨宜開導務令深濶釃為二渠臣詳觀安持等說葢猶狹姦意

觀望朝廷欲徐為興動大役之計以固權利不然但掠行開撥口地則北外丞司自可辦事自不須復存修河司及留李偉使時進姦謀以敗大計也以臣觀之修河司若不罷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伏乞指揮大臣速罷修河司及檢舉前勑流竄李偉以正國法取進止

貼黄臣觀大河北流北京在其東軍民倉庫所在河朔之都會也昔人遠為漲溢之備於其西岸開三河

門使漲水西流於空閑之地至館陶合入河身故北京若無大患今自李偉等閉塞三河門築截河馬頭指水鋸牙激水東向仍於東岸第三第四第七鋪開撥河道淤令漲水灌注北京之上今歲八月漲水東流幾與北京簽横堤平南望瀰汎五十餘里是時北京申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致疎虞令偉等申請皆没此目前實害而探言北流深瀛汎浸之害以爲不可不存東流以分減水勢據今年深瀛等州堤坊

新復未甚高厚然皆不至決溢若將來歲歲增築使與從前河堤相若加以海口深快漲水不得停留縱有小溢必不至深害雖無東流未為患也故臣以為偉等皆妄言茍欲自便耳若不斥去則邪說無窮正論無由得伸最河坊之巨蠹也

再乞責降李偉劄子

臣近奏乞罷修河司并責降李偉尋准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李偉權發遣北外監丞提舉東流又准十月二日

聖旨罷都提舉修河司臣以為修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與不行臣言無異謹按李偉屢以姦言動揺朝廷興起大役於去年八月中獨銜奏稱大河見今已為二股分行然須當於第四鋪地分更行開廣河槽只得兵夫二萬於九月興功至十月寒凍時畢功因而引導河勢豈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為回奪大河之計凡偉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此朝廷信以為實為之發兵調夫差官吏聚梢芟騷擾河北京東西三路吏民為之

不聊生者半年朝廷中覺其妄遽罷其役是時中外公議皆望朝廷立行誅竄明其欺罔以謝天下而因循不決任偉如故既而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制書乞罷偉差遣朝廷猶復隱忍於四月五日降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取旨今漲水已過中外又謂陛下必責降偉以信前命而反擢授監丞仍提舉東流曾未數日復罷修河司蓋朝廷之所以罷修河司者謂回河不可復行故也回河既不可復行則偉罔上誤國之罪審矣今乃以初

任知縣權發遣都水監丞則是有罪之人更得違法進擢此公議所以不伏也且修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姦言時至河事變更不定河朔生靈無時得安此又公議之所深憂也且朝廷號令貴在必信四月五日聖旨指揮著在有司今棄而不用使天下皆得竊議以謂朝廷虛設此言姑使給事中奉行制命及制命已行則棄為虛語曾不顧䘏大臣何惜一偉而輕犯此謗哉臣不勝區區伏乞檢會前奏速賜流竄偉若不黜公議終不止

也取進止

貼黄去年八月偉始奏乞回河朝廷用其言差官吏兵夫收買梢芟開掘河槽修築馬頭鋸牙功役至大于今觀之皆是虛費臣乞差不干礙官司一一磨筭費用之實若只據此偉之流竄自有餘責而况欺君悞國臣子之大惡耶

三論渠陽邊事劄子

臣近再論唐義問處置渠陽邊事乖方致渠陽蠻寇賊

殺將吏乞早黜義問以正邦憲更選練事老將付以疆埸經今多日不蒙施行訪聞執政止以臨敵易將兵家所忌為說雖知義問處置顛錯至覆軍殺將猶復隱忍不即遣代比雖遣衛規往視然規凡人未曾經練戎事何益於筭徒引歲月坐眎邊人肝腦塗地臣甚惑之謹按義問所為蓋全不曉事留在邊上一日即有一日之害昔趙任廉頗以趙括代之則敗秦任王齕以白起代之則勝蓋臨敵易將顧代者何人耳今執政乃以虛文

藉口終欲庇之遠人何辜日被塗炭若非陛下哀矜四方亟命賢將往代則臣恐陷害生靈未有已也兼臣訪聞渠陽諸夷蟠踞山洞道路險絶中國之兵入踐其地雖跬步不得其便昔郭逵知邵州困於楊光僭李浩從章惇自沅州入過界即敗逵浩皆西北戰將然並有敗無成者地形不便也今聞朝廷已指揮諸道發兵數目不少然將非其人臣恐既不知戰又不知守老兵費財漸致腹心之患深可慮也今朝廷欲棄渠陽然其中屯

戍兵民不下數千義無棄之虜中俾為魚肉要須畧行討定使知畏憚肯出渠陽兵民然後為可臣訪聞湖南北士大夫皆言㕓蠻難以力爭可以智伏欲遣間諜招誘必用土人欲行窺伺攻討必用土兵捨此而欲以中國強兵敵之雖多無益然此可使智者臨事制置難以遥度也臣前者嘗以衆人言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勞效乞行委任朝廷置而不用者葢必有賢於麟者惟乞速遣以紓邊鄙之患至於義問決無可望幸陛下無疑也

臣又聞渠陽諸夷與宜州羣蠻相接宜蠻部族衆多若與渠陽諸夷合謀作過勢益昌熾猝難剪滅亦乞指揮廣西預行招撫雖不得其用但勿與協力亦不為無益矣取進止

乞定差管軍臣僚劄子

臣伏見管軍臣僚見闕三人頃者竊聞大臣議除張利一張守約陛下以謂二人皆資任淺下用之則為躐等又利一張耆之子而得一誠一之兄故不可用特出聖

意欲用王文郁姚兕大臣既退輒寢文郁兕而進擬利一守約右丞許將既隨衆簽書進擬而復論奏其不便因此進擬文字為聖旨所却經今一月有餘廢不復議臣竊以祖宗故事凡有管軍皆以資任先後相壓未嘗輕有移易自非戰守功效尤異豈可超授今利一守約資淺才下别無出衆勞效而利一家世又如聖旨所諭大臣力行已意力欲進擬其為不便不言可見許將既知其失自合與衆人公議止其進擬令乃外同簽書内

行論奏反覆之狀殊非大臣之體由此互相疑阻遂使差除之政廢不時舉以臣愚見實恐自此專擅之迹與窺伺之風交行於上浸淫不止皆非朝廷之福也況自祖宗以來以管軍八人揔領中外師旅内以彈壓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職任至重豈以大臣商量未得如意闕而不補臣欲乞指揮以本朝故事參近日聖旨苟非邊功尤著衆所推服罪惡顯白世所共棄且當循守資格速加除授以允公議取進止

貼黄訪聞張利一任定州總管日曽入教場廵教以不得軍情諸軍並不唱喏因此移真定總管據此事狀實亦難令管軍

欒城集卷四十五

欒城集卷四十六

宋 蘇轍 撰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一十三首

乞裁損待高麗事件劄子

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絶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入貢祖宗知其無益絶而不通熙寧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致遠夷

為太平粉飾及掎角契丹為用兵援助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浙千里勞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應奉而高麗之人所至游觀伺察虛實圖寫形勝陰為契丹耳目或言契丹常遣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分賜予歸為契丹幾半之奉朝廷勞費不訾而所獲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復至既朝廷未欲遽絶謂當痛加裁損使無大饒益則其至必疎而我得其便矣竊見近日已降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

禮節率皆減舊而京師諸事未加裁定臣愚以謂朝廷交接四夷莫如遼夏之重而自前所以遇高麗者其比二虜多或過之非獨於本朝事有不便儻使二國知之亦為未允今略取都亭及西驛所以待西北人使約束與同文館待高麗例輕重相比乞行裁酌謹具條例如後

北使條約

一人使送到買物劄子如内有不係賣與物色更

不闗報國信使下行幷官庫供納仰館伴使副婉順説與後條其不係賣與物色名件逐一細開

西使條約

一西人詣闕賀正旦聖節到許住二十日非泛一十五日如係商量事候朝旨進發

一西人到闕隨行蕃落將不許出驛或有買賣於本驛承受使臣處出頭官爲收買後條不許收買物亦細開名件

一西人到京買物官定物價比時估低小量添分數供賣所收加擡納官

高麗使條約

諸人從出外買到物並檢察有違礙者即婉順留納以雜支錢給還價直係時政論議及言邊機等文字即問元買處闢開封府

諸進奉人到闕司録司及曉示行人許將物入館至設廳兩廊與進奉人交易仍關監門不得阻

節

諸親事官隨人從出外遊看買賣輒呼樂藝人飲酒作過及買違禁物者杖八十情重者奏裁差到先責知委狀

諸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遊看買賣仍各差親事官壹人隨願乘馬者於諸司人馬内各借壹匹并牧馬兵士壹人至申時還仍責隨人所往處狀

諸進奉人乞贖藏經者申尚書祠部餘相度應副

即不許買禁物禁書及諸毒藥

諸進奉使乞差伎藝人教習三節並闕管勾同文

館所

公使錢伍拾貫闕左藏庫供限壹日到每三日或

五日買時物花果之類送進奉使副幷上中下

節闕即再闕取

右臣竊謂遼東高麗均為屬國朝廷所以交接之儀防

閑之法理當無異況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絶有君臣之別今館餼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一或更過厚其於事體實為不便臣欲乞凡館待送遺並量加裁抑其人從出入即依西北人使舊例其留住月日非汴水未通仍立定日限如此施行亦自不為薄也取進止

貼黄高麗人使見今必已至浙路所定裁損條約乞不下省部只自朝廷指揮免有稽緩失事

論張頡不可用劄子

臣伏見朝廷以置渠陽軍為不便議欲棄之者久矣然自去年以來欲棄而不得羣蠻猖獗南邊至今為梗者何也任非其人而棄之無術故也唐義問文俗吏耳無他才畧昔被朝命直入羣蠻之中欲棄此城既為蠻衆所圍用胡田之計詐欺羣蠻苟脫性命既歸不敢以其實聞凡有寇盜皆指揮邊城不得申報朝廷不察其實而任之不替則既一失之矣及今夏以來蠻寇大作以至覆軍殺將臣屢以為言而朝廷屬任義問之意不衰

訪聞大臣但以臨敵不可易將為詞終欲庇義問不卹邊人肝腦塗地之苦及今已將半年則既再失之矣今者朝廷除張頡知荊南頡自瀛徙荊誠不為超遷然近降朝旨令單馬赴任外人始知朝廷欲以頡代義問葢義問之所以敗者闇而自用狠而失衆今頡猜嶮闇愎又甚於義問而朝廷復加委任則又三失之矣臣竊悲湖北之人外遭羣蠻騷擾不安其居内蒙用人三失未知息肩之所是以不避煩瀆冒進瞽言昔元祐二年朝

廷除顗户部侍郎臣時為諫官前後具顗罪惡八事乞行罷免時雖不從然用顗未逾年知其不可卒黜之外任及今未幾而遂付以邊事邊事重害又與户部不同蓋臨敵統衆兵民性命所係不可不慎竊聞大臣謂顗本貫鼎州意其習知蠻事是以遣之然不知人才各有短長未必生於其鄉必善其事臣但恐顗任情恣行出於天性老而不改必致敗事顗昔為桂州經略使始因靳各小費終以措置乖方事具臣昔言顗八事遂致宜州夷人背

叛賊殺本州兵官頡尋遣費萬王奇二將繼往攻討率皆陷没先帝震怒差官取勘遂落職奪官降知均州又元豐三年除頡知熙州是時臣僚上言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頃在廣南忿爭互論州郡官吏為之不安乞賜追寢新命尋奉聖旨令依舊知滄州然則頡之不可付以邊事著自先朝非獨今日臣言之矣所有臣昔具頡八事皆非虛言並有案據謹别具開録奏聞乞令大臣看詳罷頡新命或但無令預聞邊事别揀諳練用兵之

人責之成效取進止

貼黃張頡資任已深除知荆南不爲過當臣今所言但以頡爲性猜嶮所至不得衆情不可令管邊事耳

再乞禁止高麗下節出入劄子

臣近奏乞裁損同文館待高麗條例除近降聖旨略施行外有一項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游看買賣止減爲十人竊縁夷狄之人懐挾姦詐情不可知許令游覽都城大則察探虛實圖寫宮闕倉庫營房衢道所在

曲折事極不便小則收買違禁物貨機密文書及作違非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害事聽之出入無一而可舊法雖令親事官監視然小人貪利微加贈遺何所不從其實無益若是朝廷全然不卹前事則雖日令二十人出入可也若以為可慮則止許十人實亦不便伏乞再降聖旨全令禁絶取進止

催行役法劄子

臣昨於九月初論役法未便事經今已是兩月未見施

行臣竊見二聖臨御以來凡所更改法度皆已畧定唯是役法首尾五年民間終未得安便若不及今完治實恐久遠姦人指以為詞疵病聖政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惟陛下哀憐小民速指揮大臣早定良法取進止

再催行役法劄子

臣伏見二聖臨御以來號令之不便於民者莫如役法之甚盖編户之民自五等以上人被其害士大夫自有

知識以上人知其非臣昨日蒙聖恩擢任執法即嘗首言其事以為他日小人疾害聖政欲立異同之論者必指此以藉口不若今日博采公議自救其失故於九月八日備論五事乞賜施行又於十月二十六日乞檢會前奏早賜指揮前後共經三月有餘終未見可否伏惟天下利害其切於小民害於聖政未有甚於此者而大臣因循重於改作遲遲至此甚非陛下勤卹民物及深思遠慮之意伏乞更加申敕速令詳議立成定法以時

行下取進止

論邊防軍政斷案宜令三省密院同進呈劄子

臣竊見大理寺審刑院舊制文臣吏民斷罪公案並歸中書武臣軍員軍人並歸密院而中書密院又各分房逐房斷例輕重各不相知所斷既下中外但知奉行無敢擬議及元豐五年先帝改定官制知此積弊遂指揮凡斷獄公案並自大理寺刑部申尚書省上中書取旨自是斷獄輕重比例始得歸一天下稱明焉自元豐七

年十月八日奉聖旨應緣保甲事元係樞密院指揮取勘及保甲司乞特斷公案令大理寺定斷刑部勘當申院元祐四年六月十八日又奉聖旨禁軍公案内流罪以下情法不相當而無例擬斷合降特旨者令刑部申樞密院取旨令年七月十三日又奉聖旨應係樞密院降指揮下所屬體量根究取勘者候奏案到令樞密院取旨十月四日又奉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案事干邊防軍政並令刑部定斷申密院取旨二十九日又奉聖旨

應官員犯罪公案事干邊防軍政文臣令刑部定斷中尚書省武臣申樞密院臣竊詳前件五項條貫不唯斷獄不歸一處其間必有罪同斷異令四方疑惑失先帝元豐五年改法本意兼事干邊防軍政文臣歸尚書省則雖樞密院本職必有所不知武臣歸樞密院則自節度使充經畧安撫有所廢黜雖三省亦有不得知者事之不便莫大於此臣今欲乞依先帝改法之舊應斷罪公案並歸三省其事干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呈

取旨而已如此則斷獄輕重事體歸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職方得穩便取進止

乞優卹滕元發家劄子元祐五年十月

臣伏見故龍圖閣學士前知太原滕元發昔事先朝早蒙知遇方羣臣爭以財利求進之秋元發獨能守正時獻讜言先帝取其大節雖任用進退不一而卒蒙保全近者朝廷知其可用復還舊職擢寘河東元發亦能裁損極邊冗戍為國惜費頗有成効今不幸身亡子弱家

貧已蒙聖恩特加賻贈欲乞檢會近例差破人船津送喪柩骨肉直歸蘇州竢有葬日仍令本州量事應副元發有弟申從來無行令元發既死或恐從此凌暴諸孤不得安居緣元發出自孤貧兄弟别無合分財産欲乞特降指揮在京及沿路至蘇州以來官司不許申干預元發家事及奏薦恩澤仍常切覺察取進止

薦王鞏劄子

臣伏以方今人才衰少求備實難凡有所長皆當不廢

臣伏見右承議郎王鞏生於富貴志節甚堅好學力文練達世務昔熙寧之初宰臣王安石用事屢欲用鞏鞏自知守正不合拒而不從每上書言事多切時病吳充馮京罷其為人嘗與議及國事及王珪蔡確執政李定舒亶為御史將傾充與京故起大獄廣加羅織欲以次及二人鞏由此得罪南行萬里三年而歸剛氣不衰言事如故時二聖臨御司馬光當國鞏復預光議論光極喜之言之朝廷擢任宗正寺丞方復欲進用而鞏狷介

疾惡爲衆所忌適會光物故衆人捃其微過因而排之遂至今日臣竊悲光平日所薦今皆布列朝廷而翚獨連蹇不遇罷官者再凡翚之所長皆士人之所難能而其所短多暗昧不明或少年之所不免前知楊州謝景溫與翚共事嘗上章明辯其冤則愛憎之言未可偏信臣備位風憲區區之意每欲爲陛下掇拾遺材以備任使與翚遊從最舊知其所長伏乞陛下洗濯瑕疵稍加録用必能上感恩造臨事捐軀以報萬一取進止

論禁宫酒劄子

臣竊見有司近以在京酒户虧失元額改定宗室外戚之家賣酒禁約大率從重謹案嘉祐舊法親事官等賣酒四瓶以上並從違制斷遣剌配五百里外本城其餘以次定罪皇親臨時取旨仍許人告捉兩瓶以上賞錢十貫止及熙寧法每賣一斗杖八十一斗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許人告捕一斗賞錢十貫至百貫止及元祐四年所定刑賞與熙寧同而有告無捕及今年十一月六

日十二月十八日敕刑從嘉祐而賞從熙寧旣兼用兩重及並行告捕仍許入沽販之家而取旨之法兼及本位尊長是以此法一行人情驚擾臣竊惟有司所以立此法者止為酒户虧額而已酒户虧額但户部財利一事耳今旣兼取前後重法施於沽販小人足矣臣訪聞宗室之間頗有疎遠外住之人以窘乏之故或賣酒自給今旣許人入其家捕捉小人無知以捕酒為名恣行凌辱何所不至兼逐位尊長爵齒並崇多連宗字而畢

幼犯酒不免取旨若取旨而不行則雖取何益若遂有行遣竊恐聖意必不欲如此故臣愚見以為當去尊長取旨之法仍不許捕捉之人入皇親宅院如此施行頗為酌中伏乞特降指揮速行改定取進止

貼黄臣所言事干宗室欲乞聖意裁定如可施行更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旨批降三省

論冬溫無氷劄子

臣伏見前年冬溫不雪聖心焦勞請禱備至而天意不

順宿麥不蕃去冬此災復甚而加以無氷二年之間天氣如一若非政事過差上干陰陽理不至此謹案常燠之罰載於周書而無氷之災書於春秋聖人之言必不徒設臣謹推原經意而驗以時事惟陛下擇之蓋洪範庶證哲則時燠豫則常燠謀則時寒急則常寒哲之為言明也豫之為言舒也故漢儒釋之曰上德不明暗昧蔽惑不能知善惡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既弛緩故其罰常燠

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亡無寒歲而秦滅無燠年今
連年冬溫無氷可謂常燠矣刑政弛廢善惡不分可謂
舒緩矣臣非敢妄詆時政以惑聖聽請為陛下具數其
實然事在歲月之前者臣不能盡言請言其近者凡有
罪不誅者七無功受賞者四陸佃為禮部侍郎所部有
訟而其兄子宇乃與訟者酒食交通獄既具而有司當
宇無罪此其罪而不誅者一也石麟之為開封府推官
與訴訟者私相往來傳達言語獄上而罷更為郎官此

有罪而不誅者二也李偉建言乞回奪大河朝廷信之為起大役費用不貲今黄河北流如故漲水既退東流淤填遂成道路臣屢乞正偉欺罔誤國之罪不蒙采納任偉如故此有罪而不誅者三也開封府推官王詔故入徒罪雖該德音法當衝替而詔仍得守郡至今經營差遣遷延不去此有罪而不誅者四也知祥符張亞之為官户理索積年租課至勘决不當償債之人估賣欠人田產及欠人見被枷錮而田主毆擊至死身死之後

監督其家不為少止本臺按發其罪而朝廷除亞之真州欲令以去官免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五也孫述知長垣縣決殺訴災無罪之人臺官有言然後罷任雖行推勘而縱其抵欺指望恩赦此有罪而不誅者六也秀州倚郭嘉興縣人訴災州縣昏虐不時受理臨以鞭扑使民相驚自相蹈籍死者四十餘人雖加按治而知州章衡反得美職擢守大郡此有罪而不誅者七也近日差除户部尚書以下十餘人其間人材麤允公議者不過

二三人其他多老病之餘及執政所厚善耳臣與僚佐共議以為不可勝言是以置而不論獨取其尤不可者杜常王子韶二人論之然皆不蒙施行夫杜常在熙寧間諂事呂惠卿凡弟注解惠卿所撰手實文字分配五常比之經典及其所至謬妄取笑四方其在都司希合時忱任永壽等旨意施之政事前後屢為臺官所劾兼其人物凡猥學術荒謬而寘之太常禮樂之地命下之日士人無不掩口竊笑此無功受賞者一也王子韶昔

在三司條例司謟事王安石創立青苗助役之法臣時與之共事實所親見及吕公著為御史中丞舉為臺官公著以言新政罷去而子韶隱忍不言先帝覺其姦妄親批聖語指其罪狀自是以來士人不復比數但以善事權要子弟故前後多得美官今又擢之祕書指目循例當得侍從公議所惜實在於此此無功而受賞者二也張淳資才凡下從第二任知縣擢為開封司録曾未數月厭其繁劇求為寺監丞即得將作又不數月令權

開封推官意欲因權即真迤邐遷上此無功而受賞者三也丁恂罷少府簿經年不得差遣一為韓維女壻即時擢為將作監丞此無功而受賞者四也其因緣親舊馳騖請謁特從常調與之堂除以至除目喂多待闕久遠孤寒失望中外嗟怨者尚不可勝數凡上件事皆刑政不修紀綱敗壞之實也大率近歲所為類多如此譬如天時有春夏而無秋冬萬物雖得生育而不堅成天之應人頗以類至宜指揮大臣令已行者既加改正未

行者無踵前失勉强修飭以答天變臣伏見去年歲在庚午世俗所傳本非善歲徒以二聖至仁無私德及上下故此凶歲化為有年然事有過差猶不免常燠無氷之異由此觀之天地雖遠得失之應無一可欺若更能恐懼修省戒飭在位相勉為善則太平之功庶幾可致也臣備位執法實欲使陛下比隆堯舜無缺可指無災可救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多死罪死罪取進止

論崔河夫不便劄子

臣竊聞祖宗舊制河上夫役止有差法元無雇法始自
曹村之役夫功至重遠及京東西淮南等路道路既遠
不可使民間一一親行故許民納錢以充雇直事出非
常即非久法令自元祐三年朝廷始變差夫舊制為雇
夫新條因曹村非常之例為諸路永久之法既已失之
矣而都水使者吳安持等因緣朝旨造成弊政令五百
里以上不滿七百里每夫日納錢二百五十文省七百
里至一千里以上每夫日納錢三百文省團頭倍之甲

頭火長之類增三分之一仍限一月過限倍納是歲京東一路差夫一萬六千餘人為錢二十五萬六千餘貫由此民間見錢幾至一空差人般運累歲不絶推之他路槩可見矣近因京東轉運使范鍔得替回論其不便安持等方畧變法罷團頭火長倍出夫錢工部知罰錢之苦又乞立限至六月以前雖苛虐比舊稍減然訪之公議終不為穩便何者朝廷本欲寛省民力故許出錢雇夫若其錢足以充雇則朝廷將復何求令河上雇夫

日破二百而已昨來京城雇夫每人日支一百二十文省則河上日支二百已為過厚雖欲稍增數目為移用陪備等費亦不當過有裒斂以傷民財也故衆議皆謂七百里以下與七百里以上人户若係差夫則一人效一人之力耳今乃利其遠近有費用多寡之殊遂令遠者多出五十以為寛剰此豈朝廷卹民之意哉兼一夫出二百五十亦已自過多如臣愚見若於每夫日支二百文外量出三十以備雜費則據上件京東所差夫數止約合出一十一萬貫省比本監

所定五分之二耳昔王安石為免役之法只緣多取寬剩致令民間空匱怨讟並作二聖臨御為之改法令創庚猶未復也安持本安石之黨昔日主行市易多出官本散與無根之人虛樁息錢以冒不次之賞雖畧行追奪而尋復任使葢從來習為聚斂之政至今不改是以雇夫之法名為愛民而陰實剥下臣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應民間出雇夫錢不論遠近一例只出二百三十文省所貴易為出備不至艱苦兼臣聞自來諸路計口率

錢百姓如遭兵火若用之河防之上一無枉費於理尚可也今取之良民之家而付之河埽使臣壕寨之手費一稱十出没不可復知民獨何負而為此哉且今河埽梢樁之類納時數目不足及私行盜竊比之他司官物最不齊整及其覺知欠少或託以火燭或因河流向著一經卷埽大破數日雖有官司無由稽考今以免夫錢付之類亦如此矣兼訪聞河上人夫亦自難得名為和雇實多抑配臣今仍乞令河北轉運提刑司同共相度

如何處置關防所支雇夫錢以免欺盜之弊及乞體量所雇人夫有無抑配具結罪保明聞奏然後朝廷裁酌從長施行取進止

貼黃今歲修河夫人數不少且以遠近各半約之仍據見行法遠者每人一日多出五十文省則其錢數亦必甚多若蒙聖恩便令裁減則民間受賜不少乞指揮速賜施行

論西邊商量地界劄子

臣聞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敦信而不求利非不欲
功利也以為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
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粮原
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
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
退一舍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
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為吳曰吾聞諸
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

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疎於事情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强晉國則信義之效見於久遠如此臣竊觀朝廷之所以御西夏者可謂異矣方元祐三年夏人既受

册命不肯入謝再以大兵蹂踐涇原大臣畏之明年遣
使請以所許四寨易蘭州塞門朝廷雖不許而大臣務
行姑息不俟其請而以歲賜等事許之一歲所賜凡二
十萬夏人仰之以為命雖以一歲之入易蘭州塞門可
也而柰何與之葢自失歲賜以來朝廷蕩然無復可以
要結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復追咎矣頃者夏人
既得歲賜始議地界朝旨許以見今州城堡寨依綏德
城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外量置堡鋪其餘十里為兩

不耕地約束既定大臣中悔又欲堡寨相照取直議猶未定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欲於見合城堡之外更占質孤勝如二堡大臣僥倖拓土之功不以育等為非從而助之尋為夏人所破所殺兵民皆不敢以實聞繼修城門再被焚毀其事至今未定然夏人廹於內患不敢堅抗朝命許以照直為界其言猶未絕口而大臣又悔欲於堡鋪之外對留十里通前共計三十里此命既出有識之士以為失信太甚非中原之體若使邊臣稍知

義理必不忍自出反覆之言以彰不信幸而夏人終以
內患未解不欲遽拒黽俛見從十里之地得之不足為
強失之不足為弱雖小人以為得計而君子謂之失策
何者要約未定今歲已添屯重兵前後十將有餘十將
之衆凡五萬人使五萬人西食貴粟其費已不貲而夏
人順否又未可知雖復暫順要之久遠不信朝廷為患
何所不至然此亦既往之事臣復何言哉臣之所憂但
恐大臣狃於小利睥睨夏國便利田地貪求不已訪聞

近遣穆衍與邊臣計議既欲取質孤勝如一帶良田凡數十里又欲取秦鳳路隴諾城與熙河路定西城照直地僅一百里規模極大聞者驚愕若此謀復作夏人不堪其忿竊出作過我曲彼直何以禦之且先朝用兵所得四寨朝廷猶務息民棄而不惜況於其餘何足計較在兵法有之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又曰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今之所為正犯此禁臣竊怪大臣皆一時儒者而背棄所學貪求苟得為國生

事一至於此外人皆言前後計畫皆出种誼誼本小人安知大慮而舉朝廷以從之乎要之不出數年此患必見患至而後言言雖易信而已無及矣伏乞陛下以社稷生民為念斷之於心止其妄作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添屯數目臣見陝西轉運使李南公言此貼黃在添屯十將處自元祐以來朝廷不起邊事凡自前邊臣欺罔殺略熟户計級受賞虜掠財物私自潤入及邊民幸於擾攘買賤賣貴如此等事皆不得為故上下鼓唱

願有邊釁凡此皆姦人自作身計非國之利也今勝如質孤等處良田實西邊第一等膏腴豈我獨知以為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愛之則不免於爭爭一起則兵革不息此正隳邊臣之姦計而大臣不察過矣臣訪聞夏國柄臣梁乙逋者内有篡國之心然其為人狡而多算寛而得衆方欲内安酋豪外結朝廷竢内外無患然後徐篡取之所以朝廷近日商量地界雖前後要求反覆而乙逋一一聽從葢見議地界止

於二三十里之間於彼國不深繫利害故也今朝廷若見其易與因而别有大段求索使彼不能堪忍或至忿爭兵難一交必非朝廷所願至此而後反欲求和則所喪多矣

論黄河東流劄子

臣聞大河行流自來東西移徙皆有常理蓋河水重濁所至輒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決以往事驗之皆東行至泰山之麓則決而西西行至西山之麓則決而東向

者天禧之中河至泰山決而西行於今僅八十年矣自是以來避高就下至今屢決始決天臺次決龍門次決王楚次決横隴次決商胡及元豐之中決於大吴每其始決朝廷多議閉塞令復行故道故道既高復行不久輒又衝決要之水性潤下導之下流河乃得安是以大吴之決雖先帝天錫智勇喜立事功而導之使行不敢復塞兹實至當之舉也惟是時民力凋弊堤防未完北流汗漫失於陂障由是元祐之初大臣過聽始開孫村

之議欲導河使東以復故道此議一起都水官吏僥倖
回河之功河上使臣壕寨利在差遣請受相與唱和爭
請回河自是公私困竭河北京東西之民為之不聊生
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民愛物恭儉節用
如恐傷之今河本無事而生事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
私俱弊臣實深痛之謹采河朔民言效之左右惟陛下
裁察夫河自天禧西行及其決於大吴其去西山不遠
惟有此地未經淤填比之他處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擇

其處決而北流直至瀛莫之郊地勢北髙河遂東折入海其為順便殆天意也惟北京之南孫村在其東岸東接故道其間數十里地頗污下每歳夏秋漲水多自此溢出昔之治河者以為北京宫闕所在兵民夥煩而孫村近在南城之外若使漲水從此流入故道則都城生聚皆有魚鼈之憂故於河之東岸孫村之南開清豐口以洩漲水流入故道於河之西岸開闕村等三河門亦以洩漲水行無人之地迤邐流至館陶復合入大河昨

來朝廷如一依昔人措置則北京每歲夏秋漲水自可無虞城南堤防所費並可省罷自北京以北至瀛莫以南地迫西山漸有岡阜河水至此自不能為害惟有深州當河流之衝所宜經畫今若從武強縣開近東舊河道（具見畫圖）引河稍東則深州之危必自紓解然後完治山公一帶北堤極令高厚則河流赴海可無大患矣今自建孫村回河之議先閉塞闞村等三河門又於梁村築東西馬頭及鋸牙侵入河身幾半迫脇大河強之使東

既河身壹塞則上流陽武靈平等處去秋並告危急漲水至北京之南東西兩岸無所分減又為馬頭鋸牙所迫併入孫村直上北京簽横堤面北京告急嘗稱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定疎虞其得平安葢出天幸由此横堤順水堤皆作木岸所費不貲然終亦不可全恃兼梁村東馬頭下崖至水面髙七尺水深二丈以上若欲開掘馬頭以東回奪河身須及三丈乃可訪聞入地一丈泥水不可復開雖復傾國應副力亦不及若欲略行

開掘令漲水衝刷成河則二年以來已試不效況故道一帶堤内直高一丈上下而堤外直高二丈有餘架水行空最為危事謹按自來河決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後乃決然則大吴之決已緣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於此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深處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入故道使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雖變回河之名為分水之議據都水奏請本謂回河與

減水事體不同所有已修進馬頭三百餘步乞從修河司隨宜措置馬頭既在大河之中横攔水勢汎漲之時理須斟酌可存可拆一面施行朝廷雖許其所請然本司收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絶又與本路監司同奏乞隨宜開導口地一帶河槽務令深濶併修葺緊急堤岸䃍為二渠臣觀其指意雖名為減水其實暗作回河之計也且自置修河司以來使過朝廷應副見錢四十九萬餘貫其他公私所費猶不在此數今歲春夫共得一十

萬人而北流止得三萬東流獨占七萬蓋自來河北只管一河東西兩岸而已今為分水之故添為兩河東西四岸內北流橫添四十五埽使臣三十四員河清兵士三千六百餘人物料七百一十六萬三千餘束其為耗蠹何可勝言蓋都水官吏專欲成就決不可行之故道而疵病已行之北流其欲成就故道則孫村開河馬頭等役當罷而不罷其欲疵病北流則深州武强等患當講而不講建議分水之人利在深州危急以顯北流可廢而東流當開其為不忠莫甚於此北

京靈平陽武諸處危急實由分水所致則諱而不言深瀛恩冀去歲無害實由北流堤防稍立之功則指為分水之效其為罔上衆所憤歎臣職在風憲疾之久矣近因訪問習知河事之人頗得其實采畫成圖隨事籤貼指掌可見今隨劄子上進臣雖未嘗閱視形勢然而朝廷大臣亦未嘗按行其地不可便以都水官吏為信也欲乞聖慈特選骨鯁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計會逐處安撫轉運提刑州縣及北外監丞司官同共踏行詳

其圖録開述利害保明聞奏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罷分水指揮廢東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馬頭鋸牙依上件所陳施行今年春夫仍並撥付北流開河築堤役使所貴河朔及鄰路兵民早獲休息國家財賦不至枉費有豐足之漸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黄今河上夫役不過二月半下手如蒙聖意允臣所請伏乞火急差官前去定奪所貴未役之前早見可否不誤興役

欒城集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欒城集卷四十七 四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高天球

欒城集卷四十七

宋 蘇轍 撰

中書舍人撰兩府請賀謝表狀十首

謝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轍等言臣等近奉表請太皇太后以時備禮膺受冊寶伏奉批答不許者臣等聞謙雖盛德過則失中禮有必然義非所避方旱災未解則克已安衆人主之令猷

及神人既和則備物正名有國之常法若乃務於損而不復有其實而弗居使禮典不修則臣子何賴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姒之至德蹈舜禹之休功無為而遜遹自安不言而忠邪自辨四海蒙福三年于今乃者雨不應時民斯艱食然而振廪已責之惠饑饉所以再生側身修行之誠鬼神所以助順今麰麥既阜黍稷可期人獲安居朝亦無事而禮廢不舉衆將謂何夫以擁佑神孫緝熙大業名號之施本

由其實文物之盛復沿其名夫何嫌疑固執謙畏而況
遏密之期已極愛戴之願方深抑損逾涯進退無據臣
等重念君父之道不獨為身其於臣子之誼當使無過
令時日協吉冊寶告成却而不施自為則至而使皇帝
陛下不得盡人子之義百官有司不得舉人臣之職此
臣等區區竊所未喻也伏願太皇太后陛下勉循斯請
以安衆心仰以奉祖宗之舊儀俛以為國家之榮觀臣
等無任懇款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擒鬼章表

臣轍等言伏覩熙河蘭會經畧司奏今月十九日洮東安撫种誼等領兵攻破洮州城生擒西蕃首領鬼章者天網雖寛久而必獲神理助順叛者自亡曽是偏師之出遽聞元惡之授首諸戎震疊西鄙肅清臣轍等誠懽誠抃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天覆四方坤載萬物好生之德發於自然柔逺之功覃於無外昆蟲草木咸知此心天地鬼神隂相其業顧西蕃之遺種孫累

聖之鴻私頃在熙寧之間誘脇思立之衆置而不問猶覬知恩爵秩兼隆賜予不絶而乃潛結西夏攻圍南川焚蕩傷夷動以萬計發掘驅虜不可數知築據臨洮傲晲天討當宁太息念疆埸之無辜諸將激昂知背誕之不赦兵刃既接凶黨奔亡臨衝未施壁壘自破老羌奪氣白首就擒即聽檻車之行以正藁街之戮乃者拓跋小醜憑恃解仇之謀猖狂大言陰蓄窺邊之計脣亡則齒知難久臂解則肩不自持料其破膽之餘欵塞無日

信矣得天之助本於愛物之誠臣等鎮撫無功罷勉備位幸依干羽之化庶覩兵革之藏欣戴之心倍萬倫等臣轍等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謝入伏早出狀二首

伏以火老而煩金微斯伏忽被早歸之詔仰懃内恕之恩退食委蛇撫躬戰汗臣等叨塵近輔與聞政幾庇廣厦之清陰飽素飡而終日方懃懼於無補何勞苦之足

云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推已及人使臣以禮深念早衰之質許以中昊之休顧惟民事之至艱蓋有日入而後息臣等敢不上懷主眷俯念人勞廣清淨之餘風致安佚於無外

伏以候極南訛日臨庚伏方齋居之暇豫閲政務之勤勞亟命遄歸得從燕息臣等猥以一介獲覽萬微殫日力而不遑知寸陰之可惜惕然祗畏敢有怠荒伏惟皇帝陛下雞鳴求衣日旰忘食致海内無警急之奏而朝

廷有清淨之風膺化國之舒長念暑雨之咨怨曾匪賢勞之久遽蒙夙退之安臣等敢不上體眷懐益勵愚拙更寒暑而不易期歲月之有成

謝坤成齋筵狀二首

清光可企初奉萬年之觴妙供已成共薦三乘之福遂傳温詔式燕羣工舉磬管以示和陳肴核而飽德與衆同樂既均夷夏之懽俾壽而康當遂臣鄰之願

又

寅奉東朝方慶誕彌之節均慈列辟俾同既醉之歡飫以和羹作之備樂舉太平之舊事竦衆目以榮觀呦呦鹿鳴士有盡心之願振振鷺下衆知胥樂之誠

謝講徹論語賜燕狀二首

志在多聞親講前王之訓功惟日就遽見一經之終深念勤勞式均燕喜籩豆有楚鍾鼓畢陳勉興好我之心既優以禮將聞善道之告不絶於時

宸心莫測方篤志于詩書坤德無為但勤修于儁彦曾

未闗歲已聞終經式均燕豆之私以榮講席之報始於好學竚觀聖政之新終克肯堂益助慈心之善

賀雪御筵謝狀二首

伏以微陽將復温氣尚浮誠意感天不日而應同雲霞地雨雪載均信哉年麥之祥復稱癘疫之藥時方嗣歲已知天造之回功在庶農益驗坤元之德臣等猥諧雖幸爕理何功安此豐年日有素餐之愧錫之備禮重叨曲燕之私醉飽而歸震惶無措

伏以近自頻年每愆時雪聖心勤念雖淵默以無言天意密符變凝陰而有作飛花先自於宮闕布潤俄遍於寰瀛九軌澄清已消塵壒之濁三農踴躍載歌牟麥之豐臣等幸此有年共安無事錫之醴酒益知和氣之充飫以肴烝願均足食之惠醉飽盛德歌舞休功

編神宗御集奏請表狀二首

乞御製集敘狀

臣等頃被旨編次神宗皇帝御製文集檢尋遺放綿歷歲

時於兵政二府得處置之詳於臣寮諸家得訓敕之要相從以類首以詩頌雜文備載無遺終以邊防秘計令者編錄粗定卷帙已分臣等恭惟神宗皇帝天縱彌文神授英略詞章淵妙不學而能籌策縱横絶人遠甚而復厲精庶政親決萬機故其游幸無益之文見存無幾至於經綸成務之作著錄尤多足以上繼典誥垂世之書豈止追迹漢唐能文之主臣等雖觀章句莫測淵源竊見祖宗御製集聖製序文已有故事葢天日之象非常人所能形容而堯舜之

言非來聖莫適题品臣等欲乞皇帝陛下依前朝典故親
譔神宗皇帝御製集序頒付本所以發揮聖作昭示來世

進御集表

臣轍言竊惟神宗皇帝天縱聖德文章儁偉策略宏遠
出於天性不由學致自初即位經營百度有綱紀海内
鞭撻四方之志老臣宿將拱手相視以聽可否至于發
姦擿伏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皆發於文詞臣頃被
聖旨編次遺文始于禁中次及三省密院下至文武諸

臣之家凡尺牘寸紙無所遺軼或文采煥發足以形容淵衷或事實明著足以考察時政謹已譔次成書然臣之愚陋不足以測知深淺臣輙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居堯舜之位躬曾閔之孝（太皇太后表改此二句云以大母之慈修聖子之業）補述前志見於為政綱羅遺事盡副史官猶恐平生文字久而散亡或致磨滅特置官局經涉歲時臣伏觀歷代帝王如漢武魏文唐德文宣三宗皆工於詩騷雜文與一時文士比長絜大至於經綸當世講論

利害以文墨盡天下事則皆不足以仰望先帝之萬一惟漢光武起布衣治經術提三尺劍以平僭亂得治民馭兵之要每以手迹十行細札號令海内竇融在河西詔書至撫融等情偽河西皆驚以為不可欺即時款附第五倫為京兆掾每讀詔書曰此聖主也願為盡死力魏太祖芟夷羣醜其用兵雖法孫吳然因事變化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惟此二君近之然先帝

之文其高處自當與典謨訓誥為比非近世所能髣髴

凡著録九百三十五篇為九十卷目録五卷内四十卷

皆賜二府及邉臣手札言攻守祕計先被㫖録為别集

不許頒行仍御製集序一篇以紀盛徳發明大訓臣竊

見祖宗御集皆於西清建重屋號龍圖天章寶文閣以

藏其書為不朽計又刻版模印遍賜貴近臣今已繕寫

分為五幞隨表上進欲乞降付三省依故事施行所有

御集即付本所修寫鏤版臣無任戰汗戁懼屏營之至

謹奉表以聞

辭免恩命表狀劄子一十六首

辭起居郎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准閤門告報已有告命除臣起居郎者伏念臣頃自疎外擢居諫垣衰廢之餘才力耗竭罷倦歲月無所建明近因朝廷除張頡為戶部侍郎杜紘為右司郎中公議紛然謂非其人臣繼上封章極言其事杜紘雖才性鄙倿黜辱華要而罪惡未著臣亦不敢

力言至如張頡爲性嶮躁臨事乖方歴任以來罪狀山積臣以爲事既明白是以前後五次上言不知頡久事權植根深固一爲左右之所保任遂致聖意確然不移臣屢獻狂言誠不量力雖聖恩寛貸未賜譴訶豈敢冒昧寵榮復塵要近言不稱職臣猶自知當黜反遷衆必指笑伏乞特回誤恩除臣一外任差遣俾臣得免清議不勝幸甚所有前件告命臣不敢祗受謹録奏聞伏候

勅旨

第二狀

右臣准今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以臣奏乞免起居郎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君父之命所當敬從臣實何人敢有固執特以臣前言張頡除户部侍郎不當前後五狀不蒙施行頡之罪名著在案牘傳於公議而大臣主之愈力朝廷用之不疑則是臣謗毀忠賢眩惑天聽狂妄之誅所不當赦臣今不敢復論其事但以言為職言既不用理當廢黜銜愧冒寵義實不安伏乞檢臣

前奏除臣一外任差遣以全臣進退之分所有起居郎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録奏聞伏候敇旨

免修條支賜劄子

臣准門下中書後省關准吏部牒以臣詳定參校六曹寺監吏人額禄文字并修條特支銀絹各五十疋兩竊緣編修條貫及裁定吏額皆上稟朝廷論議下賴官吏勤力臣居其間別無勞効冒昧恩賞情所不安況范百禄等已有文字辭免乞贈檢會一處施行特寢誤恩以

安愚分取進止

第二狀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臣辭免詳定吏額并修條特支銀絹者聖恩深厚不廢微勞豈合固辭上煩天聽然念臣頃自遭遇曾未數年致位近侍其間因緣職事催督官吏修定舊條在於微臣絕無分毫之効若皆一一僥倖恩賞實愧心顏伏乞聖慈察臣誠心非有矯飾追寢成命以安愚衷取進止

辭召試中書舍人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召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外官擢任言責雖繼陳狂瞽而報効蔑然遽蒙聖恩執筆柱下復緣之使權掌命書資淺才微寵恩沓至自知非稱而況人言方欲上書自陳以辭要劇忽聞召命震越非常況今多士盈廷詞臣間出或久次不用或沉伏未聞豈患無人以備任使顧臣才力短拙重以衰殘曾未逾年致身華近必貽公議難以自安伏乞追回

誤恩少安愚分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閤門告報蒙聖恩除臣試中書舍人者頃蒙特旨名中堂辭避不從俛而就遂忝成命意終不安雖知區區寸誠不能仰回天聽而匹夫之志終欲必行蓋人臣事君本求知遇有命不受近於不情然臣以義而言有三不可伏念臣少從父學稍知為文憂患以來筆硯都廢今雖勉强心志已衰此一不可也臣

昨自縣道名充諫宮旋叨左史仍兼詞命驟繁寵數併在一年臣猶知非况復公議此二不可也内外兩制素號要途凡軾頃已擢在禁林臣今安敢復據西掖非獨畏避譏評實亦恐懼溢滿此三不可也臣既無一堪而有三不可冒昧寵禄將安用之伏乞聖慈鑒臣愚誠特寢前命俾臣得安閑地少弭人言則臣圖報恩私尚有他日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辭户部侍郎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巳降誥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户部侍郎奉聖旨管句右曹者待罪西掖雖巳朞年齷齪文墨之間愧負寵禄之厚豈期過聽特有甄升竊以户部右曹兼領昔日金倉司農之政侍郎職事專治天下差繇市易之餘奏請紛然法度未定方欲酌今昔之中制釆吏民之公言宜得强明練達之人立成久遠通融之法如臣暗陋何以克當顧回誤恩别選能吏俾臣愚獲安于微分而國事不失為得人公私兩宜衆議為允懇

迫之至冒昧以聞取進止

辭吏部侍郎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誥命除臣試尚書吏部侍郎奉聖旨令管句右選者臣待罪民部一朞且半才微事劇智力俱殫方欲干扣聖明稍求閑地而猥蒙進擢俾佐天官地望愈華職業尤夥見今選集之士五六千人一失銓量人言可畏伏望聖慈矜臣不逮察臣無他除臣一閑慢差遣上以明朝廷用人之公下以全愚臣知止

之分干冒天威進退失措取進止

辭翰林學士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准閤門告報已降誥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頃在民曹頗經歲月不能均調有無仰助邦計日虞曠弛以速刑誅朝廷曲賜保全已為至幸復加進擢必致煩言近被除書參掌吏選雖云寵命猶麗諸曹臣自量空踈尋已辭避而況玉堂之清秘號為詞臣之極選臣凡軾舊以文學見稱流輩猶復畏避不敢

久居得請江湖如釋重負在臣微陋實為叨竊兄出弟處或謂朝廷私臣一家地近職嚴姑顧朝廷歷選多士雖或未欲置臣於外猶顧特許假臣以閑苟未滿盈庶可驅策悃誠迫切進退兢危伏望聖慈即賜俞允取進止

辭御史中丞劄子

臣待罪禁林行將一歲兼權吏部復又累月常恐才小責重有一曠敗孤負聖恩今月三日得閤門報准告除

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聞命震恐罔知所措蓋自
二聖臨御所用執法令於六人或由此進用或因事罷
去凡任人之得失實係朝廷之重輕官吏視之以啓勤
怠之心邪正因之以知消長之候是以前代所選至慎
至難如臣鄙凡何以堪此況復職冠河圖之祕亦非近
事之比雖朝廷過聽欲以寵借小臣而臣自度量顧顧
少安愚分重念臣頃者為邑江外被名還朝曾未五年
遍歷華近無尺寸之功德荷山岳之恩私區區之誠每

虞傾覆若復冒居要任誠異本心況臣非獨自為身謀亦為朝廷惜此過舉伏乞追寢成命退就閒官上全知人之明下安守節之義惶恐迫切不知所裁取進止

辭尚書右丞劄子

臣今月五日准閤門告報蒙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臣備位南臺言事無補上負朝廷開納之意下辜朋友責望之誠徒以厚恩未酬欲去不忍豈謂非常之命猥加無補之臣矧復二轄之官萬幾所在苟用人之一

失實取輕於四方如臣奮自諸生誤叨近侍崎嶇縣道

曾未數年出入周行莫聞顯効資地淺薄積薪有後來

之譏德業空虛在梁有不稱之誚伏乞追寢成命少安

愚衷上以全二聖知人之明下以成孤臣審己之分臣

無任祈天待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二狀

臣蒙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今日雖已具劄子辭免

然意有未盡君父之前不敢復隱謹具披露惟陛下察

之伏念臣幼無他師學於先臣洵而臣兄軾與臣皆學藝業先成每相訓誘其後不幸早孤友愛備至逮此成立皆兄之力也頃者兄弟同列侍從臣已自愧於心今茲超遷丞轄中臺與聞政事而臣兄軾適自外召還爲吏部尚書顧出臣下復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實不遑安况軾之爲人文學政事過臣遠甚此自陛下所悉臣不敢遠慕古人内舉親戚無所迴避只乞寢臣新命若得與兄軾同爲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

如此則公議既允私意獲安其於愚臣實為至幸取進止

第三狀

臣今月某日伏蒙聖恩賜臣誥書一道不允臣辭免恩命者命降自天輒形懇避恩不加譴猶辱訓詞輒緣覆燾之私復伸愚陋之懇蓋陳力事上常自止於不能而量才用人亦當矜其已竭况臣位居執法職在繩愆茍有官非其人爵踰於德法所當治臣敢弗言今者擢置

近班實為虛授若遂黽俛居位臣既自已知非茍復傳播於人衆必指為無恥在他人猶為不可況本職之所當言幸別選於長才冀稍安於私意再殫誠悃非敢飾詞所有誥命不敢祗受臣無任震越待罪之至取進止

第四狀

臣今月某日蒙恩差到某官齎降誥書一道以臣再辭恩命不允所請者特遣使車宣布君命里巷改觀親黨增光雖聖聰之未回抑愚言之可聽與其順旨而使聖

朝不獲所任曷若進命而使柄臣舉惟其人用此力辭期於得請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仄席衛多君子季札知其未亂若公卿類皆骨鯁則精神足以折衝今雖忠賢在朝股肱恊力不宜雜用小器以示乏人臣能知難國之福也茍不度德民何觀焉尚冀察臣危誠追寢前命俾得粗陳薄技以効一官既獲謀身之宜非無報國之所進退兩得家國俱安其於微臣豈非厚賜無任恐懼懇禱之至取進止

免尚書右丞表

臣轍言伏奉誥命蒙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首居言責無補聖時方有黜幽之虞遽聞躐等之命辭而不獲情實難安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寒賤兄弟戇直早坐狂言流落江湖而不返晚逢興運聯翩禁近以偷安恃聖神之誤知蹈嶮夷而莫顧前後歷居於臺諫彈擊多召於怨尤每圖自安之宜惟有早退之便徒以受恩未報中夕以興進退皆艱徬徨自失

敢有望於殊寵以自速於煩言矧兹丞轄之嚴號居弼

諧之貳觀用人之當否知爲國之重輕如臣迂濶而寡

謀孤直而多怨進用兹始已或紛然眷遇儻隆安能自

保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眷求一德以允僉言慎名器之

假人念衣裳之在笥亟收前命以保危蹤苟無隕越之

憂盡出生成之造臣無任祈天疾命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陳免以聞

第二表

臣轍言伏奉誥命蒙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臺轄之重國論所存顧惟尺寸之材向與棟梁之選叱陳誠懇尚閟俞音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寒儒僅守父兄之樸學文史末技不通邦國之大猷頃自元祐之初偶緣乏使名自南遷之後遽責使言旋由左史而踐掖垣復從右户以居翰苑迨兹執法曾未數年言何補於聖明志已殫於憂責以一日遭逢之幸擅諸臣積累之榮方懷滿溢之虞願求閒散之便豈意恩

私之橫被復叨丞轄之近班自昔政事之臣非處書生之地既犯不韙其何敢安伏望皇帝陛下以德愛人量才付位深察斗筲之陋難堪鍾鼎之藏追還誤恩選建明德俾賢愚各安其所則中外無復間言其於微臣受賜多矣臣無任祈天族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欒城集卷四十七